

皇
明
文
衡

二

皇明文衡卷之二

賦

奉制撰蟠桃核賦有序

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出示巨桃半核蓋元內庫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中繪龜鶴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實宣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撰賦垂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食其二以今桃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斗可知矣豈

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足信而後之好事者
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
青者又果何如歟復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玉母蟠桃核頗
鉅京嘗相祐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
誠有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撰賦一篇俯伏
丹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實惟武皇闡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宮叶仁歟
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之香慶諸福
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傳僊種於下方想其
瑤階露寒彤庭秋迫銀燭未掩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眇
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籠
覲芳姿之妍靚於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

袂舉兮高騫紫雲之輜軒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幃
乃濯翠瀼遠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腴以不
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褰將懷核而種之
斲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儻花實之竝見歲屢閱
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海於桑田被窺烏牖之小兒尚
奚測夫幽玄斯核也匪鑄而成非陶而疑藉五行之亭毒資
六氣以流形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瓜之不入叩則
有聲知何年之中析存半壁之晶熒俯貼金盤巢蓮之龜藏亦
承玉露常滿之杯弗傾斲首從其兮尖岑豐下楮吐人切狹長也兮
隆星衆皺蹙背文之籀一空量固色之頰荷盤欲展蚌甲未
扁蔽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函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
交層龜鶴軒翥兮顯象寶章絢爛兮金明鳳自鸞姿同蔽真

於天府星形月魄挾灑氣於蓬瀛嗟夫自昔僊靈惚恍難憑
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益兮巴園棗如瓜兮漢庭恣燕齊
之方士騁詭辨之奔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雉
才之蓋世甘昏弱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莖中
峙僊掌高擎望颯輪兮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
兮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兮悲秋風於茂陵矧宣
和之繼軌兮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
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

天啓

皇明

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德行兮卽龍虎
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儕北

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草生屈軼齊
氣朔兮階秀堯莫視區區之遺核初何繫乎重輕此所以革
往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諄曰桃有核兮大逾掌歷千
齡兮多惚恍慨靈僊兮勞夢思誰見崑丘兮紫芝長
真人出兮海寓寧禮樂為冠兮仁義作纓簫韶九成兮鳳凰
鳴青鳥不敢徠兮幻說清千秋萬歲兮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改元遂易宣
和殿為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
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
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
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
隸之於甲申月之首尤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

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少梅賦

胡翰

少梅者以其抽毫象物託意於梅而命之也余為之賦則屈子所謂置以為像者云

夫何一嘉植兮忽肖儀而孰主解余衣以盤薄兮馳余思乎
瑤之圃若有人兮獨立乎千古冰為魂兮玉雪其度澹遺世
以消搖兮負娉節而不可拔恍頽然而一見兮若經年之遠
別散縞衣於空明兮駕蜚龍以超忽情恂恍以搖曳兮氣漫
汗而揮霍歛雲蒸而飈厲兮紛又繼之雨電撫陽關與喬如

兮齊造化於一指驚建木之旣楸兮眷瑤華其何異靚嬈娟
而凌波兮浩綽約乎崇阿向北風而含韻兮承南服之冲和
春渺渺兮何其望美人兮天一涯折芳馨兮延佇將以遺兮
所思大化不停兮細入無垠高下散殊兮其機孔神服貞白
以自嘉兮今胡爲此滋垢也豈隨時而變化兮懼夫人之逐
臭也豫章不辨兮櫛中繩墨棄厥箇輅兮矢蓬以爲直憫衆
芳之蕪穢兮天肅殺以戒寒竊獨揆其中情兮豈云異夫荃
蘭何靈均之好脩兮結珮纒而弗睇吾將斂而就實兮和商
鼎以進

帝嗚呼勗哉兮保茲今美世莫諒其真兮尚識其似

弔秦不華元帥賦

劉基

世有作忠以致怨兮曾不知其故然懷先生之耿介兮遭時

命之可憐上靡蔽而不昭兮下貪婪而不貞權不能以自制
兮謀不能以獨成進欲陳而無階兮退欲往而無路忠沉沉
而不白兮心搖搖而不固繫乘黃服鼓車兮駮蹇驢以曳之
習猛虎于籠檻兮狐狸群而制之衆刻木之枉直兮信讒邪
之流言倒裳以爲衣兮涅素以爲玄前宥冥令指途兮驅離
婁使從之教養由以彎弧兮繫其肘而引之吁嗟先生兮何
逢時之不振生不能遂其心兮死又抑而不伸姦何爲而可
長兮忠何爲而可尤尸比干而獎惡來兮白日爲之昧幽重
曰嗚呼哀哉吾安歸乎猘猘升堂兮騶虞以爲妖殪鳳凰而
斲麒麟兮縻梁肉以養梟吠狗遭烹兮捕猶蒙醢雄雞晨鳴
兮衆以爲罪忠固不求人知兮於先生其何傷國有忠而不
知兮喟皇天之不祥亂曰莽莽崇立間無人兮天高聽遐䟽

不得親兮松柏摧折荆棘長兮苦于萊菔充佩纒兮浮雲虹
蜺紛縱橫兮上下阻隔幽不能明兮嗟若先生卒罹殃兮姦
邪矯枉歸罪愆兮咎繇不作誰與平兮跖犬噬由理則然兮
麒麟豺狼不同群兮自古有之吾又何嗟乎

伐寄生賦有序

劉基

余山居樹群木嘉果駢植人事錯迕斤斧不修野鳥棲息
蠶其上茁異類日夕滋長舊本就悴余觀而悲之乃募趨
捷腰斧鑿并其顛剝條剔根聚其遺而燔之於是老榦挺
立新萑濯如若瘡瘍脫身大姦去國斧鉞之將用大矣哉
作伐寄生賦

天生五材兮資土而成汝獨何為兮附麗以生疣贅蝥蟥兮
枝牽蔓紫瘡人以肥己兮偷以長榮狀似小人之竊據兮謂

城社之可憑觀其陰不庇物材匪中器華不羞于几筵實不
諧於五味來鳥鳥之哢聒集虫豸以刺蚝果被之而實萎卉
蒙之而本悴壇杏無所容其芬芳甘棠曷能成其蔽芾實無
庸而有害矧睚睫之可置爾乃建修竿升木末運斤生風以
翦以伐脫纏牽於喬竦落纖蕤之騷屑剗鮮膚以除根數去
毒而刮骨於是巨蠹既夷新蕙載蕃迎春而碧葉雲翳望秋
而碩粟星斂信知斧鉞之神用寧能裕蠱以生患也邪嗟夫
農植嘉穀惡草是芟物猶如此人何以堪獨不聞三桓競爽
魯君如寄田氏厚施姜陳易位大賈入秦栢駢以亡園謀既
售芊化爲菑蠹馮米以槁木姦憑國以盜國鬼居育而人殞
梟寄巢而母衾堅冰戒乎履霜羸豕防其躡躑諒前轍之昭
昭何人心之自惑故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信斯言之可則

葯房賦

王禕

浦陽鄭仲舒讀書之室曰葯房友人王禕爲之賦蓋美其好尚之修繁又以寓吾思慕之意云辭曰

夫何美人之練要兮寒好修以爲常旣昭質之弗虧兮又姤節之孔彰爰托物以自表兮曰清修之是將滋幽蘭而樹惠兮蘭爲佩而蕙爲纓褰薜荔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旣所服之孔修兮粲芬芬其文章所處欲其芳華兮又申之以葯房何斯房之結構兮獨以約而爲之薦芳馨之菲菲兮絢繁飾以陸離文杏煥以成梁兮琢辛夷而爲楣檠木蘭之差差兮棧文藻其紛披繚䟽牖以杜衡兮扈素壁以江離桂樹鬱其當軒兮陰團團而成帷敷百草爲庭實兮肆把玩乎瓊枝龍衣芸編以總總兮緼室桑之朱絲餐繁英與落蕊兮飲沆瀣

以自怡澹道遙以容齒兮聊棲遲而偃仰撫榮華之未艾兮
睠茲約以自况維約之澤兮所以示昭質之匪飾也維約之
馨兮所以表姤節之不忒也朝夕處乎斯房兮信脩潔之不
忘苟所好之絕俗兮人不知其何傷方世俗之溷濁兮糝薰
猶而莫質蕭艾蔽乎中野兮施葉蔓其盈室彼惡穢果何物
兮亦雜然而充幃衆舍是而尚非兮孰於芳其能祇何美人
之耿介兮乃獨為此度也夫豈傲世以自異兮亦惟好脩之
故也委厥美以自棄兮固非其心之所安也使矯名而無實
兮又胡若是拳拳也願予生之侘祭兮曾靡求平安處塊獨
守此敝廬兮逢蒿紛其環堵雖凝塵之滿席兮情晏然猶冲
豫外物一無所徇兮曰惟德之為馨冀和順之中積兮致英
華之外形徒潔白以自表兮媿非予之所能既好尚有不同

兮又孰揆予之中情幸美人之嬋娟兮夙與予其目成欲相
仍乎斯房兮恐莫堅乎芳盟命靈氛為予筮算兮靈氛告予
以吉占曰外好雖不同兮實中情之可堅聞斯語以邑鬱兮
恐佳期之遲莫思美人而未見兮悵盤桓而延竚將何物以
結言兮恨衆芳之已萎采芳洲之杜若兮聊遺予之所思願
相從而相羊兮終歲晏以為期慮誓言之未固兮結微情以
成詞

南歸賦

梁寅

感陽春之方殷兮發孤旅之遐思出都門以曠望兮具舟楫
而南歸迺迴瞻於

帝居兮薄中天之虹霓像紫宮以嵯峩兮貫黃道以逶迤壯
麒麟之兀兀兮聳天祿之巍巍吾固樂金門之高步兮願參

白虎之群議顧年邁而力罷兮迺形瘵而心怠麋鹿藏於深
林兮鳳鸞集夫熙世審物情之既異兮君子盍量其才器虞
德隆兮三禮明漢業建兮朝儀興煌煌乎

大明之盛典兮爰稽式而告成延搢紳以博諏兮蒐巖穴而
旁徵慙齊竽之濫列兮愧趙鐸之希聲承 賜金之渥恩兮
荷 錫服之殊榮 詔許歸而佚老兮循初服以紆情朝發
擢於龍灣兮夕余憇夫采石歷曲洲之坡陀兮臨廣隰之洳
澤雨浪浪而驟響兮雲黝黝而疑色神魚驤其頽首兮旋鴻
馳其迅翼嗟吾行之猶滯兮望匡廬而不迫昔余之棲壑兮
固安夫寥閭也犯波濤以往還兮今何為而役役也呂望之
漁釣兮樹興王之績也甯戚之飯牛兮竟以相國也吾誠不
及古之人兮寧守夫窮獨之節也金以利而為劔兮木以直

而為楹在治忌夫踴躍兮在山焉能以自呈賢願進而效用
兮愚思退而全名或違道以干譽兮寧身困而心亨謂斯言
之匪忱兮指江水以為正亂曰楚山礲礲雲溶溶兮返吾故
廬不悲不逢兮羞彼齷齪釋忡忡兮涵泳
聖澤希淳風兮懷空谷之賢兮賦白駒而從之

底柱賦

唐肅

按底柱在冀州大河中流禹導河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
于華陰又東至于底柱然後至孟津迥洛汭而復北折焉
蓋河自龍門既決以來奔騰迅快勢不可遏至是而齷齪
之乃分為四流貫于三門之下然後力殺而行緩故酈氏
水經謂底柱與龍門皆禹所䟽鑿也昔蘇子瞻賦豔潁堆
以為蜀江會百水而至于夔瀾漫漾瀚橫放大野而峽之

小大曾不其什一苟無是堆則瞿唐之險當不啻此予謂
底柱之功亦有類於灑灑者故述而賦之賦曰

黃河之流西來數千里兮貫長城而南馳激龍門之險阨兮
霆奔電馳氣洶湧而莫支歷華陰而徑趨兮乃折流而東下
執若萬騎銜枚而疾走兮將悉鋒盡銳鏖戰於平野何底柱
之崔巍崒嶭兮獨擬立乎中流儼一夫之當關兮強兵悍卒
睥睨退縮不敢運其戈矛惟宓伯子之敷土兮導澤洞而平
之鑿茲山以䟽洩兮剖三門之嶽巖然後洪波巨浪齟齬而
不騁兮分流析派間度以逶迤指孟津而逾洛汭兮遂東極
于大邳苟非是以中梗兮曷以殺天吳水伯之淫威予嘗駕
方舟而遠求古蹟兮誓將豁心胸於浩蕩過黃老之神祠兮
溯蝦石之洪濤睇連天之脩楹兮干雲霄而直上濁波汨汨